

百年
顾准
丛书

罗银胜 赵涛◎主编

【顾准先生百岁华诞纪念版】

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

顾准◎著
罗银胜◎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顾准先生百岁华诞纪念版】

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

顾准◎著
罗银胜◎编

纪念顾准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915—2015）
纪念陈敏之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1920—2015）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 / 顾准著 ; 罗银胜编.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39-0637-1

I. ①新… II. ①顾… ②罗… III. ①古希腊—历史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6800号

出 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李保华

整体设计：金刚创意

出版发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100102

印 刷：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6

印 张：13.75

书 号：ISBN 978-7-5139-0637-1

定 价：39.8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董辅初^①致罗银胜同志信

罗银胜同志：

您好！

信收到了。

顾准同志秉性刚直，极聪明，作学问扎实，功底很深，能独立思考，非我辈所及。他的著作我读得不多。会计我一向未认真学，这方面他的著作我未读过，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思想，可惜未全写出来，或未展开。冶方同志在世时曾得到他的启示。我是知道的。关于他的学术观点，可能张纯音同志更了解一些。

如能把他的传记写好，自然对我国经济学是一项贡献。

他是个奇才，可惜命运不好，未展其才，又早逝了。痛哉！

① 董辅初（1927—2004），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其生前为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就读，并于1950年毕业。1953年远赴苏联学习，先后获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硕士、副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辅初先生还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国家环境保护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等。

第一篇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 1

写在前面 陈敏之 / 2

前言 / 5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 10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 24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 40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 65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 / 85

第一节 总述 / 85

第二节 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 90

第三节 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 101

第四节 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 / 115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 / 124

第一节 概况 / 124

第二节 希波战争 / 126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 133

第四节 伯里克里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 141

第二篇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 151

附录 基督教（译文） / 169

第三篇 僭主政治与民主 / 177

附录一 希腊的僭主政治（译文） / 185

附录二 托马斯“政治学”语录 / 202

后 记 罗银胜 / 207

第一篇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写在前面

陈敏之

未竟之书

《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份笔记，是五哥最后的遗稿。遵照五哥的遗嘱，这份笔记在去年12月我离京前已检出交给吴敬琏同志。这份笔记，在五哥生前，我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同志同意，于今年春节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读了一遍，随之又读了一遍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补了必要的一课（当然是远为不够的）。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无力续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总是一件好事。笔记共约10万字，全文于昨天傍晚抄竣，总算完成了一项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无限痛惜！

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10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写这份笔记时原来的计划怎样。查阅他的原稿所附提纲，至少还有最后三节，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节（第七、第八两节，后经修改，拟合写一节）没有来得及写，连第四节也还没有写完。（均见目录）



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伯里克利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而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所瞩目的当然远不止这些……

现代的中国人，除了教学和少数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腊史等）的人，为数不多。从来的历史学家，都以叙述史实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论，往往也是就史论史。把西方史拿来和我国自己的历史作系统的对比研究的，虽说不是创举，也实在罕见。这份笔记，不是简单的史实的叙述，也不是就史论史式的迂腐的史论，而是作对比研究的尝试，它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我对于西方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原来也是茫然一无所知。近两三年来，才开始读了一些西方史。乍读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决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7页），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就很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

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会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瞩目于未来……

陈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毕后记

[顾准遗著《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面是当时的《出版说明》：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并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在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他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是顾准同志世界史研究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本书手稿为读书笔记形式，分六章。作者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不幸未及完稿，便与世长辞。遗稿由他的知己吴敬琏同志保存，后由其弟陈敏之同志整理重抄。在出版过程中，编辑又依据手稿对照整理稿作了校订，将稿中的旁注、另页，也酌情编入正文或注释中；对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和中文引文，尽我们所能进行了校核，无以查对的则保留了原文，以便读者研考。在编辑中，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们大力赞助，在此特致谢意。]

前言

多中心的希腊史

一位历史家在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说：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套了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域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



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 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①

这位历史家说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公元前14世纪）到希波战争以前约七百年间的希腊。那么希波战争以后怎样呢？是的，领导希腊人抵抗波斯进犯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的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迩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

这种历史上少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更难于理解的现象，首先可以用希腊的城邦制度来加以解释。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很小的：

除斯巴达（Sparta）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相当广阔，却一直处在一个单一意志指导之下的国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哩（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本书作者）的领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土是很小的，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领土面积平均为70平方哩（纵横25华里——本书作者），西息温（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inth）350，优卑亚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Chios）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

^① 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第V卷第19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by R.W. Macau, ch.19, vol.V, c.a.h.）

塞维阿·赛尔彼喜阿斯 (Servius Sulpicius, 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将军) 写信给西塞罗说: “当我从亚洲回来, 从埃吉纳岛 (Aegina) 航行到麦加拉 (Megara) 去的时候, 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地方, 在我后面, 我可以见到埃吉纳岛, 前面看到麦加拉, 右面庇里犹斯 (Piraeus, 雅典的海港), 左面科林斯。”^①

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 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而且直到亚历山大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的自治城市以前, 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 那些握有霸权的“大国”, 企图控制它们, 往往也确实控制了它们, 然而很少有吞并掉它们的。即使某个城邦被它的强大所真正毁灭了, 不久, 战胜了那个邻邦的另一个霸权城邦也会来“兴灭国, 继绝世”, 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把它恢复起来。

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 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 愈是强烈地被意识到, 就愈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 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 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事实上, 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 在希腊诸城邦却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 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 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 却不打算吞并邻邦, 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②

^① 阿德科克: 《希腊城邦的兴起》, 第IV卷第26章 (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by Adcock, ch.26, vol.IV, c.a.h.)

^② 同上。



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查考一下希腊语中关于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学等名词的变化，也是很有趣味的。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中说（以下，希腊文词汇都用拉丁字母写出）：

“波里斯”（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城堡）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斯”（Ac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斯”。堡垒周围的市区称为“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斯”，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由“波里斯”衍生出几个重要名词：（一）Polites（波里德斯），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Politeia（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三）Politeoma（波里德俄马）：（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斯”孳生的词类还有形容词Poletikos，作为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还泛指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Politics，亚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術，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团体的政治学。^①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0页译注。



关于希腊城邦的“波里德亚”（Politeia），亚里士多德说：

这里，我还得陈述“波里德亚”（Politeia）和僭主政体两个类型……

“波里德亚”的通义就是混合（寡头和平民）这两种政体的制度；但在习用时，大家对混合政体的倾向平民主义者称为“共和政体”，对混合政体的偏重寡头主义者则不称“共和政体”而称贵族政体……^①

我认为，希腊人习惯于把非王政的政制，不管是贵族还是共和，称做“波里德亚”（Politeia），这就是“城市国家的政制”的意思。贵族平民（共和或民主）之分是后来的事，开头的时候无非是贵族制度——不过那是合议制，而且，最初说不定还是平民的哩——因为始建一个殖民城邦，人数有限得很……



顾准先生（1915—1974）
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8页。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究竟是一些什么历史条件，演变出来这样一种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以前，有必要先把城邦这个概念弄清楚一下。

一、城邦的自治

前面已经说过，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到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霸业”。盟主向加盟国家征收贡赋，要他们出兵加入盟军，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国家的内政等等。不过，第一，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①；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

^① 五霸时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强不是集于一人的。至强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业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希腊历史上这样的王权是有过的，后面还要说到，不过，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就样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了。

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植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总是少不了的。帝国既非郡县制的帝国，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起码还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另一方面，希波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间希腊的“帝国”亦即“霸业”，变动实在频繁，“霸权”从雅典手里转移到斯巴达手里，又从斯巴达手里转到提佛手里，等等。可是城邦还是这些城邦，灭亡了的是有的，例如米罗斯（Melos），但那是极少数。于是，城邦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过了一个帝国内的自治共和国，以后亚历山大征服结束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所以，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迈锡尼诸王），然而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其次，春秋及春秋以前，诸小国一直处在相互兼并过程中，这种兼并过程，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大帝国才告结束。在此以前，虽有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的绝望号叫，兼并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兼并，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即其一例，然而兼并受到极其强烈的抵抗，以至例如斯巴达就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见后第四章）。自此以后，希腊世界内部政治上的集团化，一般都采取“同盟”形态，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

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所谓直接民主制度，